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　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明文奇賞鈔序

明文奇賞鈔者金子于歲戊子冬日擁爐息齋中讀陳明卿太史之選而爲之摘錄以存者也有客見而訝曰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明初如宋文獻劉誠意方正學諸公大儒鼎彝之文尚已逮至中葉

弘正嘉隆間文人項背相望或爲史漢或爲唐宋大家喙喙爭鳴不可枚指識者猶謂陳太史茲選選未盡其人人未盡其文方存乎見少而予又何存乎見多而爲之鈔也金子曰否就太史之選觀之則存乎見少就余之鈔觀之則存乎見多已夫立言者能與立德立功並其不朽豈非以世道之治忽風俗之淳澆人心之邪正胥于其言繫乎是非其言之可傳乃其言之合乎道者道足以傳而言亦附之以傳也言何以合乎道則不悖古聖賢六藝之旨而有關世道

風俗人心不與撦句選字勦襲浮華爲工者是也茅鹿門先生云文章以道相盛衰不與時相高下旨哉斯論乎言不近道則雖高擬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之徒不過優孟衣冠耳縱膾炙一時後莫之傳言苟不詭于道則雖近法韓歐蘇曾一派爲流俗之所揶揄其氣自古其理自足以不朽然古今來儒生學士畢世操觚所爲言之近道者蓋戞戞乎其難之也故余于太史選中但得一二近道之言而存之使讀而興起者世道之忽可轉治風俗之澆可還淳人心之

邪可歸正即存其什之二三不已多耶余故曰觀太史之選則存乎見少觀余之鈔則存乎見多而客又何訝也客于是爽然而退

有息齋著述便應有此論斷即高擬司馬數語盡發文章之蘊若弇州諸公早見及此必不妄詆歐曾也 陳百史先生評

胡菊潭先生易史序

經經而史緯自左氏昉也董江都劉中壘因有繁露五行之作皆參互人事以求是非吉凶之合用垂法戒宋真西山大學衍義經緯昭晰明丘瓊山補之爲全書其條貫事理備乙夜之覩者最著且要獨易之爲道幽賾浩瀚變化屢遷非極深研幾遽難以人事揣合京房以下諸家肆其窺索比擬災異以風切當世然未免附會近蹐駁矣求其于理事參互之際因經條緯援古証今燦若列眉應若桴鼓若未之或見

也菊潭胡先生以天授夙悟振起西蜀博洽窮經編
韋啓奧直踞子雲之席居恒研六位之遷變搜十翼
之精微上下數千百年間瞭然于興衰理亂得失倚
伏之故與夫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消長之關推
移摩盪羅布心胸無遺銖黍旣出其中正易簡之學
光贊鴻謨建確乎不拔之業復以藏往知來觸類徵
應隨爻配事櫛端彰微著明理事合一之大原書成
名曰易史聞以示余而命之序余讀而歎曰思深哉
先生之爲是編也易而史則全易皆史允易之理有

一之不足範圍乎史無以成易也史而易則全史皆易凡史之事有一之不必裁成乎易無以成史也理之占事以有定燭無定其法嚴惟嚴故惕人乾乾之惕而爲悔吝凶厲之防事之占理以無方驗有方其法活惟活尤動人虩虩之震而有補過無咎之凛余蠡測是編中凡是非吉凶信于既占者什之三信于不待占者什之七占吉而吉占凶而凶占非其人事之吉則理吉而凶占非其人事之凶則理凶而吉此信于既占者也理經乎事故命吉命凶者理主之而

無倏觀于事後事緯乎理故形吉形凶與夫旋吉旋凶者事主之而無倏玩于理先此信于不待占者也其間或比覈而如律或旁通而如例不周內以爲功不成敗以爲案舉造化盈虛消息之自然與人事臧否應違之當然無不呼吸通而聲響合嗚呼先生關易至此直通身是易矣談史至此直通身之手眼皆史矣至先生自序有云陰陽互根剛柔交克者天運也天生小人以厲君子仍責君子以化小人又云往往包小人者治敵小人者亂以小人攻小人者得中

策以君子用小人者得上策尤旨哉言乎從來世運循環不患君子道消而患君子獨矜爲君子則毋以孤而成其消不患小人道長而患君子過絶夫小人則毋以激而成其長剛之所以折柔之所以厲而運祚隨之千古一轍也皆不知易不讀史之過也有心世道者請反復斯編焉始知昔人經緯之書咸有指歸不得稱專美矣又寧屑沾沾拾太圓之瀋哉

李文全集序

李文全集唐李習之翺之文明景泰間河東邢讓手錄抄本順治二年乙酉鉅鹿徐子長善偶得之市肆亂帙中凡一百三首徐子力學好古喜獲所未睹遂梓之而以一編示余余讀而爲之序曰余生平愛慕翺之爲文不減于韓子惜乎其不多見于世而力學好古之徐子乃獲睹其全于千餘年之後豈翺之爲文其業已至自有不可滅沒者經久而彌著耶抑徐子好古而得所趨向其精專志一自有以相感相喻

故不期而與其文遇耶昔韓子云近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又歐陽子讀李翱文有云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甚矣古人之不妄許人以文有如韓子而古人之善讀書恨不即與其人生同時有如歐陽氏哉翱嘗寄從弟正辭書曰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及余卒業

是編而後知翺之爲文悉皆仁義之辭非復後世摘英拨藻以一藝爭鳴者比宜乎韓子之許其有得而歐陽氏讀其爲文遂有生不同時之歎也嗚呼讀兹集者其亦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亦不失凡爲古人作者之意然後可以言讀書並可以言學文也已矣

善讀古人書於尋常感泳便如同時同學言愈簡淡乃臻神奇讀此等文而不以爲神奇者必不知文者也　陳百史先生評

讀尹河南文集序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爲簡者詎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緊嚴果有當于簡即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靡詞無溢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

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襃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彊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羣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

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深于春秋辭約而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延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當以評尹先生者評此文世人喋喋不能休吾欲借先生爲并州剪刀剪斷千萬緒也 陳百史先生評

會墨法定本序

文章之道以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所謂理者盡寓經書傳註中必参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資之以稽天窮地之思直與孔孟程朱印心源于數千載之間不失累黍針芒而理出焉所謂氣者譬江淮河漢之水行于地中騰瀾怒濤噴漩逆折浩乎莫禦放乎無垠雖蛟魚百怪出沒洶湧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尺幅之內有呼吸千里之勢而氣盎焉然理勝于氣則病爲艱深爲板實氣勝于理則病爲膚莽爲散

漫理與氣交受其病者法不足故也法者何如日月星辰之運于天經緯次舍遲留伏逆有一定不爽之度又如古名將用兵或多多益善或以寡勝衆或堂堂正正鉦鼓旌旗耀日震天或乘間出奇枕席度師千軍萬馬寂不聞聲多寡奇正惟所用之總不失律此所謂法也法一成而不亂則理明氣昌醇正典雅雄渾博大之文出矣余少聞先輩之論若此迄今四十餘年文風屢變俗尚亦殊似與先輩之論未盡符合而余獨尊其所聞不以狗時今春謬膺

簡命典禮闈竊持此相士而少宗伯胡公亦力主其說不稍二合三百八十五人體裁務盡其變率範我馳驅者撤闈後果多可而少惟爭欲出其卷懸之國門而余不敢以所嗜強人也會甫草計子以兩浙名雋來貢于

廷能精古今業胸中卓然有先輩典型者偕仲兒世灝取全闈卷竭晝夜力卒業焉因謂余曰先生所嗜非癖也遂裒其優者若干卷付剞劂氏弁之曰墨法定本嗚呼以余所聞先輩之論得甫草一叅訂之而厥

乎其可定也已

太上感應篇說定序

邃古之時上哲之士其爲善也無所爲而爲善其不爲惡也亦無所爲而不爲惡從未聞有感應之說也迨夫鴻濛漸遠人心日漓上哲少而下劣多爲善者而莫或勸之則爲善不力爲惡者而莫或懲之則爲惡無忌於是聖人愍然憂之起而創制禮樂修明政刑凡所以勸善懲惡者無所不備而立經垂訓又爲之諄諄詔告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詩曰上帝鑒觀又曰自求多福書曰作

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又曰惠廸吉從逆凶經雖不言感應而感應之理已昭然畢具乃世人習矣不察妄覬徼福于天地鬼神而不知我一念一事之善即福基也念念事事之善即集福無量也徒求免禍於天地鬼神而不知我一念一事之惡即禍胎也念念事事之惡即召禍無邊也若夫與聖經互相闡發而尤深切著明言之者則莫如道藏中太上感應篇一書凡有持誦遵行者其感應已如鼓答桴如響赴聲近來梓刻甚廣然未有若我壽翁佟公刋訂說定

一本比他本逈異有案有論有解有贊而公更爲之精研密究細加刪潤核而詳該而不雜令人一展卷焉目爽心開骨慄氣歛有不俾善者益善而惡亦爭奮然勉爲善乎粗之可以充鄉約之講讀精之可以佐經史之鼓吹小之可以化一時之世風大之可以囘億千之刧運猗歟休哉我公之流布斯編也眞羽翼我

盛朝禮樂刑政之助直還邃古而豈徒以之持身服官孳孳爲善以之率屬敎民與人同善無負太上之救

世慈心而已哉是爲序

讀王文恪集序

明代制舉藝惟成弘間號最盛。而守溪王文恪先生。尤開闢一代。凡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無不誦法其言。奉爲典型。終明之世。莫之或尚也。然世皆知先生以制藝傳。而鮮有舉其古文詞者。雖同時邵二泉徐子容諸君子。爭重先生之文。以爲規模昌黎。以及秦漢。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逮後王李等七子。握鉛槧繼起。壇坫中原。走儒生學士如狂。而先生之文。竟置弗講。已迄今荏苒二百餘年。卒未有崇先

生文駕七子而上之者甚矣世之矜耳而賤目也昔歐陽永叔讀李翱文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余于先生亦云先生爲文簡而遠質而古所謂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非儷花鬬葉者比故往往以少勝人之多以淡勝人之濃蓋上苞宋潛溪諸公渾灝之氣下開震川遵嚴諸公簡嚴之法即謂先生爲唐之韓愈誰曰不宜柳陽明子之言曰王公所深造也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

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然則先生之文乃見性之文也而又烏得不貴乎嗚呼後進之士有志于古文者愼毋矜耳而賤目其視先生以爲法可也

推重震澤與姚江同意其不可七子處只用一語

語不廹而意已至眞有上觀下觀之眼不特爲吳中前輩爭壇坫也

陳百史先生評

讀周恭肅公集序

吾邑白川周恭肅公名位崇隆景仰今昔而生平所著詩文若干卷則世鮮有舉而稱之者金子讀而歎曰此先輩有道之士也其詩清新俊潔其文淡簡古質蓋卓然不類乎流俗之爲文詞者而何以世莫之稱也因憶蘇文公以覔繹先生詩文十餘篇示子瞻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矣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

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恭肅公之謂歟自公歿後
天下之文日趨于濃郁纖麗遂無復爲公之文者宜
乎世之莫稱也同時有顧惟賢先生名應祥者曾爲
公作傳云以公務同至海上過公舟公方危坐讀書
几上惟置薛文清讀書錄一册字字皆圈點始知公
之所學蓋有所本而非苟焉者聞公尤喜易著有讀
易日解今其裔孫文學之彛將梓之以行于世又聞
公有至性少時父母疾嘗刲股進愈之而絕不以言
及此又篤行醇德之大者嗚呼公之學有本原行有

大節若此而烏得不爲載道之言乎信乎其有似于

覺繹先生之有爲而作也五穀也藥石也余爲公同

里後學雖不獲生同時而讀其集于百餘年後慨然

想見其爲人不勝嚮往而私淑之故奮筆爲之序且

以見先民之法程近在吾邑士又何必忽近而慕遠

也

若有恭肅在胸中必不強附王李若肯讀此等文

又不須強附近日名士矣　陳百史先生評

陳百史先生石雲居制藝序

文之不朽于天地間者有他道哉理爲之主法爲之輔而已矣六經語孟之文理之原法之祖也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文附于理而不詭繩于法而不佻者也理不足則氣索法不足則格卑氣索格卑則古意蕩然無復有存焉者矣噫此近日制舉之文所由弊歟然則救弊于今日莫如勉學者以通經學古葢能爲古文辭者未有不能爲制舉藝者也昔王震澤歸震川唐毘陵茅歸安諸君子皆以制藝冠絕一時而

其論議必根本于經術其開闔首尾抑揚錯綜必出入于遷固韓歐蘇曾數大家間是以理明法備其爲制舉藝無異其爲古文詞故足傳也迄今百餘年來能爲震澤諸公之古今文者惟吾友陳百史先生其古文詞登作者之堂不具論一日出向所行制藝集重訂之以付梓人而屬余爲序余受而讀之一曰擬古一曰擬先正一曰臨場一曰擬墨或爲古朴而醇深或爲淡遠而宕折或爲瓌瑋而雄博其遣詞布局不同其所以爲理爲法一也要皆以近古得之雖然

茲集之傳播久矣何俟余言而世之崇奉其文者恐僅作制藝觀則百史一生稽古之力似反以舉業掩而亦非今日重訂茲集以勸勉後學通經學古勤勤無已之至意也此余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百史嘗語余曰吾儒雖躬行不及聖賢旣已操觚伸紙儼然代之立言則必當設身處聖賢之地發聖賢之論奈何其相率爲荒唐謬悠支離割竊之語何入室而操之戈耶嗚呼百史之言如此宜乎其爲文之足傳與震澤諸公後先頡頏也今使海内學者讀茲集而究

心于其所爲理焉法焉然後知百史稽古之力不淺而亦不負百史所以勤勤勸勉後學之至意矣獨持是以求合于有司尺度而可必其有濟也哉

行文不敢當此稱許總撮諸大家發明大義不啻自言所得有功後學不小　陳百史先生評

孫北海先生石亭近稿序

韓文公之言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渺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余讀大廷尉北海孫公石亭近稿古體始知北海乃性能而好之者也不然何暇以爲也豈其有愁思耶而聲之要渺若斯也豈其眞窮苦耶而言之易好乃爾也體人情數世事感滄桑嘆俯仰情酸咏厚歎短泣長眞有令人悄然以悲肅然以

恐復令人奮然以振淡然以遠者矣憶杜工部有云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又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凄凄切切蕭蕭悠悠庶幾其似我北海耶嗟乎北海之於詩固性能而好之者也然亦其時爲之也故名公貴卿得與羈旅草野爭能于天壤間余因是而又重有慨矣是爲石亭近稿序

平凉趙浚谷喜爲簡文然多重滯之音不如此之淡永而有體裁也結處感在情中意在言外與唐宋

大家同觀。陳百史先生評

戴道嘿先生詩草序

歐陽永叔美梅聖俞之詩有曰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于人者多故詞非一體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夫言詩者必以唐爲宗而永叔何以篤聖俞而上之則甚矣諸體備具之爲難也若吾友奉常戴道嘿有焉道嘿示余詩草一冊自壬申至丁丑爲一卷自戊寅至丙戌爲二卷丁亥爲三卷凡閱歲十有六年僅得詩一百三十餘篇道

嘿之自訂綦約而嚴矣然而時事之推遷景物之變換盡于其中道嘿之愉情悲思俠骨雪腸與夫涉歷患難後之深學老識見于山巔水涯之嘯咏征夫閨婦之嘆嗟以及弔古贈今悵離憶別之所欲獻而寄托亦約畧盡于其中其詩之爲體則有律有絕有古有近葢無格之不具也其詩之爲境則或淸麗而閑以淡也或涵泳而深以遠也或琢刻出奇而又本之氣完力餘彌老以勁也葢無妙之不臻也以是知歐陽氏之言非深于詩者不能道而余不知詩何能妄

評道嘿之詩哉故爲之述歐陽氏之言如此雖然道嘿年甫壯盛將來學日益深識日益老則自今戊子以後道嘿且不自知其詩之所至而余又何能妄爲之測也耶

渾而到東而裕可謂老氣橫九州矣陳百史先生評

讀唐叔達先生三易集序

三易集者嘉定唐叔達先生名時升者所著為詩文也按嘉定有四先生之稱為程孟陽嘉燧婁子柔堅李長蘅流芳而先生蓋居其一云先生年未及壯遂謝章句肆力古學一時二三博雅君子如瑯琊王元美暨王文肅父子皆盛相推服然在吳頗著而海內茂聞在當時則稱而後學罕道豈先生學不近名而名亦不之歸歟抑自歸太僕震川先生以後古學一派獨在祁川其淵源為有所自而未可槩期之天下

後世之人歟則甚矣世俗之重名位而輕文章也余從吾友百史所睹先生集其嘯歌咏言不具論讀其論序碑記諸作想見先生涵肆六經汎濫百氏而又深明當世之務凡兵農錢穀始終沿革之故及古今治忽成敗得失之所以然一一如身履目擊而犁然指諸其掌至其相與酬答贈遺一軌于道德義理無諛言無溢詞有若嚴師之垂訓于其上而執友之忠告于其旁所謂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者先生有焉嗚呼使先生得志于時而備位宰相諫官文學侍

從之闓其所樹立必有炳然可觀安在稍遜于瑯琊諸公而世俗之膾炙其文章者又豈顧問哉惜也僅以韋布終先生之所以鮮聞于海內而後學多莫能舉其姓氏者職此故也雖然文章豈終藉名位哉我吳古學一派當俗尚波靡後幸衍如綫之緒于未斷而迄今文章家猶知有嚮慕歸太僕爲先民法程者不可謂非先生力也余是以讀而序之質之有志古學者

古文辭藉叔達諸君爲火之傳而豈凡先生序之

則先明宣朗如退之所云萬丈燄矣此道所以絕而復續也陳百史先生評

讀蘇武子遺集序

明曆雖不滿三百禩文人輩出其間能為秦漢及唐宋諸大家之文者皆有卓然可觀不遜于古而世人多忽近而求遠貴耳而賤目重顯達而畧韋素是以其所求所貴所重者其為文未必皆可傳而文之真可傳者未必不在世人所忽之賤之畧之之内此非好尚論議之不同良由胸中無識以主之也吾友百史氏博學有識肆力文章者二十餘年獨不溺于時趨今銳意搜討明文將表其可傳者以見明文中不

之齊驅秦漢唐宋之卓然大家一日得蘇武子遺集
一帙拍案疾呼顧謂余曰此豫章蘇子名桓者也其
人曾與吾友其材敏其氣剛其學古于經史子集靡
所不貫能深究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原盡其所見
洋洋灑灑不減陸賈鼂董而爲文深得先輩正宗嘗
偕艾千子暨余論文三人之好尚論議如一當竟陵
中吳狂瀾幾倒之時藉其砥柱之力不淺惜也困阨
諸生年甫及壯竟賫志以沒使得竟其所學而大用
于世吾又何能測其所至哉今僅存遺稿若干首已

不失為卓然古之眞大家矣余受而讀之信明文中不乏可傳者有如此也恨嘗吾世不獲友其人而猶幸讀其文雖不獲盡讀其文而已慨然想見其為人甚矣百史之有識也非百史則武子之文幾何不為世人之所忽之賤之畧之也嗚呼此遂足以傳武子也耶然武子亦因是以傳矣

武子必傳以有先生文也何嘗不在人間 陳百史

先生評

讀艾千子天傭子集序

鹿門先生文旨有云文章之或盛或衰特于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鎭宋之西夏特擅兵裂土以相雄于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旁屬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藝者漢唐宋是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與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旨哉言于文章有統不可竊也明代自北地以後爲歷城爲琅琊爲公安爲景陵爲雲間一

時倡者叱咤從者辟易其能如鹿門先生所謂得道而折衷于六藝者耶抑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與甲兵割河山者耶嗚呼之數家者大抵皆草竊之流割裂經子勦襲遷固心溺齊梁陳隋之間目無唐宋以下自鳴爲盛實邇于衰按之六藝之遺蕩然無復有存焉者已吾友百史氏有槪于中嘗爲余言近日惟豫章蘇武子艾千子二子之爲文有得于鹿門先生歸本六藝之旨能乎草竊縱橫之時出死力以扶正統惜乎皆不大竟其業以傳于世僅各存遺稿若干

首深可歎也余既讀蘇子遺稿而序之茲又讀艾子天傭子集而卒業焉他文不具論讀其論文諸書曰文之古者高也朴也疏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爲六朝者輕也渺也詭也雋也巧也排也又曰子曰修辭立其誠未聞以浮華爲誠也子曰辭達而已矣未聞以臃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餖飣剽切句字爲體要也反覆辨論卓然不惑于流俗卒多類此眞不滅予與氏之距邪放淫昌黎子之摧陷廓清使文章之

統如日星之燦于天而不復爲黃雲毒霧之所翳蝕而滅沒者千子之功詎云渺小哉宜吾百史之亟與蘇子並稱而百史極力表章二子于厄窮身死之後如此其諄摯而不已其有功于文統又何如也余是以讀艾子集而又爲序之如此

陳百史先生評

得此序使孝廉茂才如在天地間

胡菊潭先生譯峩籟續集序

余少時讀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云當令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爲山林村居表作苑囿耳私心嘗竊怏此論謂九疑何幸而得次山開此生面欲躋之五岳之尊也今讀菊潭胡先生譯峩籟續集益令人擊節稱快爲三峩開生面者其玆集乎先生曾三遊峩山覵王逸少欲遊此而終身不果者其緣何如矣三遊歲次爲己未甲子己卯非丁亥秋又復作夢遊凡三十年間足之所履目之所

遇與夫夢之所接並三遊而四矣豈猶未足以窮哉之勝傳哉之神哉而先生曰未也有前余遊者所得孜先其才華性靈之所裝綴而洗發各爲賈奇售異亦何敢信足信目并信我夢寐而不求諸古人也于是捃摭唐宋以來諸人之詩之紀借先生前後所作彙成一集且繪之以圖而命名曰續是玆集也不獨譜其所可聞所可見并莊周所謂不聞之寥寥乎而欲聞之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而欲見之者也而猶恐觀者之得于疑似恍惚未必如身在兜羅綿雲之

表又從而爲之譯使夫疑似者逼眞恍惚者有據而嶷山生面至此始盡開矣安在三嶷之于先生稍遜九疑之于次山也哉嗚呼名山也文人也相得益彰千古一轍也是爲譯嶷籟序

如聞蘇門之嘯山鳴谷應近日點染文皆瓦缶聲也　陳百史先生評

王周臣減菴文稿序

昔歐陽永叔讀謝景山近著詩文不勝欣喜謂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于法度根帶前古作爲文章一下筆遂高于人可見古人論文章所貴者法度也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衆寡奇正變化莫測而必以律則勝又如士師用刑出入輕重比擬多方而必以律則當然非尊經學道與古爲處則能爲法度之文者鮮矣婁東王子周臣出減菴文稿示余序記併雜文凡四十一首余受而卒業焉始恍然于

歐陽子之說也周臣年甫三十餘宜年少才人豪邁雄放之氣勃溢楮墨間有如驪駿之馬奔星覆駕非復羈馬所能控制而顧能節之鑾和雍雍肅肅駕五轡而馳康莊斂才抑氣以就于法度其殆尊經學道與古爲處者乎他文不具論讀其春秋集論自序與滅諸說即皓首窮經深山學道之人未易彷彿其所至而後知周臣之文能如大將用兵士師用刑悉軌于法度而爲流俗時尚之所不可及者蓋有其本也若徒以家學淵源代著文名爲周臣多則猶淺之乎

窺閒臣乎

喬如川先生語閒錄序

語閒錄者廣陵喬如川先生之手編也先生之惇行式閭似陳太丘曠若弗羈世法似嵇叔夜阮嗣宗好義任俠輕財重諾則又季布侯生之流亞而骯髒不偶弗竟大用遂以達人豪士牢騷歷落之梗概悉歛而歸之管城筆塚又以傖父俗子求田問舍之精神盡移而注之稗官掌故逸史叢書目之所到意之所寓輒句而筆之累而帙之總彙之曰語閒錄倐而莊語倐而諧語倐而爲奇怪之山海經倐而爲博物之

張華志條而解頤噴飯爲曼倩之滑稽條而正襟斂容爲仲舒之天人可以經世可以玩世亦可以出世大約胸無經笥武庫者不能語其故實胸無林麓松筠者不能語其高邁胸無烟月花柳者不能語其風流胸無四知百忍者不能語其道德胸無蒲團瓢笠者不能語其解脫而余復以一言蔽之曰非閒不能語彼營營于利錙而子母不去手者能閒乎役役于名場而鐘鳴漏盡不止者能閒乎如川之閒而有語也盍旨哉有道之言也以之羽翼正史可以之鼓吹

野乘可

危語微詞令人齒冷似此百折不窮風生滿坐閒閒入玅筆意在眉山伯仲閒　陳百史先生評

宋荔裳安雅堂文集序

余於萊陽宋君玉叔葢兩世通籍也其先人太僕公文章吏治炳炳烺烺光前爍後者吾姑勿贅若玉叔以名魁捷春榜其古今文詞膾炙人口奚啻洛陽紙貴洵

興朝第一名流哉先是起家曹郎繼晉銓司未幾備兵三韓分藩東浙已而總浙之外臺所在官聲赫奕又與其文名並播海內焉今年來吳門出其所爲安雅堂集問序于余余展而讀之其思深其識宏其慮遠

其情長其氣清以厚其調雋以永其格嚴以老其言確以質殆有如懷沙遠遊屈子悲憤之所感乎何其沉摯而淒婉也有如歷衡湘越龍門周遊歷覽司馬子長抑鬱太息之所作乎何其激昂而雄肆也抑亦若柳州眉山流離困頓備嘗險阻之所寄託而發爲文詞乎何其峻潔而曠達也嗚呼玉叔眞奇人也其境遇奇其詩文奇其流盻動腕訂古攷今無一之不奇也凡一生之嶔崎坎壈皆其觸發性靈磨礱學問與夫洞徹聖賢義理之處歐陽永叔所云愈窮則愈

工非詩文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其玉叔之謂歟
然窮極則通玉叔之窮有止境而詩文無止境也方
今
大化維新海內平治其必有二三大儒攬經國之訏
謨敷保邦之偉畧委蛇
入告上以日新
聖學下以周達民隱又或進而登著作之庭叅論思之
席出入承明興禮和樂作爲篇什以發皇至治則安
雅堂之爲集也非止崢嶸峻峭震耀一時之文而且

爲雍容愉怡廟堂金玉之文也宋君其裕之矣余故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請以茲言爲他日券

白東谷先生念園詩文集序

陽城白東谷先生以庶常起家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歷官華要洊涉大司寇余以菲材出入承明
濫膺署尾與先生珥筆共事者凡十餘年所先生老
學深識稽察天地攷論往古審核當世之務旣詳且
晰而爲人敦厚簡重行之有要言之有章與余得並
沐
天恩後先予告歸里今年春先生郵寄念園詩文若干
首問序于余余展而讀之恍肰如見先生之爲人焉

如見先生之唫嘯風月富有烟霞之逸興焉如見先生之呑吐倫要廟堂金石之雝雝焉葢凡人於文章必其取之也博而出之也深取之傳故於六經諸史秦漢以下諸子之書無不窺日月晦明山川雲物之變無不收感慨憑弔慘澹嶔崎之境無不歷禮樂政治民生日用之籌無不備然後要而約之以合於性而適於理故其氣雖奔放橫軼其才雖磅礴紆餘而範於理則醇正而不肆適于性則簡約而和平今先生之文其溫醇似廬陵而典葢似南豐焉其詩之真

李如靖節而自然如香山焉蓋廬陵深於政治而文
得之爲雋婉南豐精于班馬而文得之爲沉厚淵明
樂天其高渾古雅志存乎黃農虞夏而詩得之爲眞
實爲天全然而執是以觀先生猶之未得乎先生也
先生之學闡奧六經先生之識神明蓍蔡先生之沖
恬靜重忠孝本於天眞而恭誠體于至性故語近而
旨遠法簡而意長又豈廬陵南豐靖節香山得以牝
牡驪黃相視先生之詩文也殆若蘇明允所云廬陵
之文非孟子之文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是以

伏讀先生之書不特想見先生之静觀物化紬繹情性風雲之變態歲月之推遷上黨太行之嵯峨汾沁滐澔之透迤皆恣其筆墨淋漓而直見吾先生鳴珂珮玉都俞喜起臨大事而不變處高亢而卑牧是先生之事業見於前事既已扶翊休嘉光昭化日而先生之文章又能牢籠天地刮磨日月扶倫常而揭性道將以紹先哲開來學又豈徒文人墨士跌宕騷雅縱横論辨之文云爾哉先是余子世瀛丙戌北闈出先生門下余復與先生周旋禁苑唱和論心盍邦先

生之淚者困卒業茲集而筆諸簡端嗚呼使天下後世讀先生文而能以性理求之則庶幾乎得先生之爲文并得先生之所以爲人矣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終